

大學啓發集

三

番

內閣文庫			
九	二	和	
函	四		
一	四	書	
四	七		
架	冊	號	類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457
冊數	7 (4)
函號	191 147



大學啓發集卷之三

三綱領

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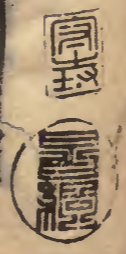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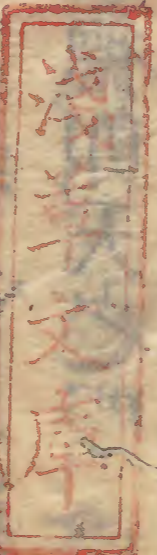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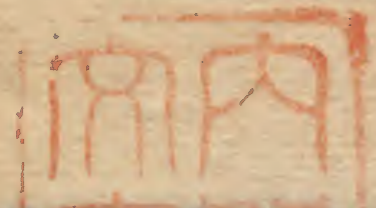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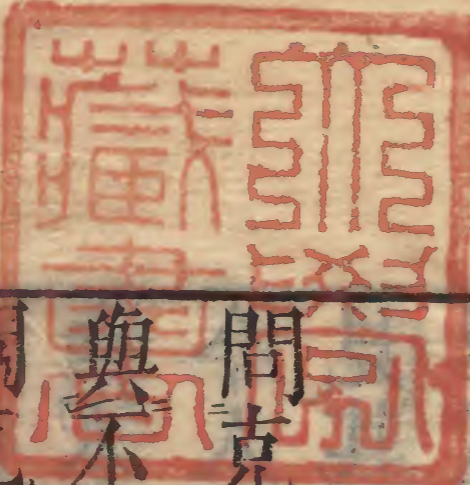
與不克耳克只是真個會明其明德語類十六

問克明德克能也或問中却作能致其克

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曰此克字雖

訓能字然克字重如能字能字無力克字

有方便是得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



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
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
分如克之與能是也如云克宅厥心克明
俊德之類可見語類十七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
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
見其在眼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
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

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
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新日日新日這個道
理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才
剔撥得有此通透處便湏急急躡蹤趨鄉
前去又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能使
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
新又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
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曰天豈曾有耳目以

視聽只是自我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
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
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
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
是若人民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
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語類十六
問顧諟天之明命言常目在之如何曰顧
諟是看此也目在是如目存之常知得有

此理不是親眼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
則見其倚於衡便是這模樣只要常常提
撕在這裡莫使他昏昧了子常見得孝父
常見得慈與國人交常見得信語類十六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說得極
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
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
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

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
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
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
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堯
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
帛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
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語類
十六

問常自在之意先生以手指曰如一件物
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

語類
十六

顧諟天之明命諟是詳審顧諟見得子細

語類
十六

問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如
何是體如何是用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
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

并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
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
體語類十七
問或問常曰在之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
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
者果何物耶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
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
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

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
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
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
可以見其形象耶語類十七
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
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
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
當然之則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

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

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語類 十七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

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

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

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着

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語類 十七

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

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

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

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

誠也

語類 十六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汙而言日日新又

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

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

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

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間爾如
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裡却
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
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
為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裡我却
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
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語類
十六

湯日日新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
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才有間
斷便不可盤銘取沐浴之義蓋為早間盥
濯才了晚下垢汗又生所以常要日新

六十

徐仁父問湯之盤銘曰日日新繼以作新
民日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

意者申言新民必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
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矣橫渠
云如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
互相發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
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今大學可且
熟讀語類
十六
德元問湯之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
學又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着來大

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
夫處亦說得大段地著如禹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
若不及文蔚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等語可見日新之功曰固
是某於或問中所以特地詳載者非道人
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語類
十七
問冊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

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由坤卦說敬義語類十七答江德功書曰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

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文集四十四陳夢良問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二章兼明白新



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

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文集五十九

答周舜弼書曰：「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

仁敬孝慈之類。」文集五十九

周問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

其餘，何也？」曰：「太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

此，究其精微之蘊，是就三者，裡面窮究其

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

兄弟之類。語類十六

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語類十六

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

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疎

恣地，縝密。語類十六

問：「問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

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

戰懼之心，則必齊莊嚴肅，又烏可犯？」語類十六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僩字舊訓寬大某看
經子所載或從心或從手之不同然皆云
有武毅之貌所以某注中直以武毅言之
道夫云如此注則方與瑟字及下文恂慄
之說相合曰且如恂字鄭氏讀為峻某始
者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何必如此及
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慄恂懼然後知
鄭氏之音為當如此等處某於或問中不

及載也要之如此般處須是讀得書多然
後方見得語類十七

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或問
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曰後面說得來大非
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主於緝熙敬止
說然聖人也不是揮手掉臂做到那處也
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
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

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如何故惟其憂之
所以爲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
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語類十七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
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
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

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脩而猶慮其
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樸在這裏
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
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於至善既
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且用力以求得其
所止焉正心誠意便是道學自脩瑟兮僞
兮赫兮喧兮到這裏睽面盎背發見於外

便是道學自脩之驗也道夫云所以或問
中有始終條理之別也良為此爾曰然語類

七十

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何故為終條理
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了氣象

恁地穆穆文王亦是氣象也語類

十七

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
也此是詩人美武公之本旨耶姑借其詞

以發學問自修之義耶曰武公大段是有
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
者甚不易得語類

十六

民之不能忘也只是一時不忘亦不是至
善又曰瑟僩今個今赫今誼今者有所主於
中而不能發於外亦不是至善務飾於外
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語類

十六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

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僖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烜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語類十六傳之二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如切可謂善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諠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語類十六答張敬夫書曰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

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刀或鋸裁
截骨角使成形質磋則或鑢或盪使之平
治也琢者以椎擊鑿鐫刻玉石使成形質
磨則礪以沙石使之平治也蓋骨角柔
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
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
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
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舊說雖與此異

然其以切磋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
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為一事而不相
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
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為切其
璞琢為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
而琢其形則不必遽磋磋之既平而復加
椎鑿則滑淨之上却生癢痕與未磋何異
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

復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
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
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爲道學
磋磨爲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
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既不同
亦不必彊爲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况經
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緩緩消詳
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文集三
十二

答江德功書曰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
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
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
爲無辯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
之事而非傳文所指矣然體而成德以至
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
又云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
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

得獨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

咏歎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文集

四十四 四 蓋而無取或之謂之曰前王遠矣

問前主不忘云云曰前王遠矣盛德至善

後人不能忘之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

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親其

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

父之所自出豈非親其所親乎語類十六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

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

其基緒便是親其親語類十六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

一節說至善後面烈文一節又是咏歎此

至善之意語類十六

答趙恭父書曰所論大學則似不必如此

致疑此等大槩諷詠畧見經意以助知新

之功耳如此拘滯却成支蔓而墮於異學之所訶矣要之淇澳言其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自是語勢當然況又無可疑耶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親賢或指前王之澤樂利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可試考之當自見得

也文集五十九

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佗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語類十六使佗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恁地看此所以



聽訟為末 語類 十六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

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

盡其虛誕之辭。 語類 十六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語類 十六

大學啓發集卷之三

